大雅堂訂正理譚

温陵卓吾李　贄纂
公安中郎袁宏道校
釋　氷雪如　德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謾集數條于此以備考覽非直入理之譚抑且博聞廣識大有議論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

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
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端正法
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
爲國惠帝諱盈史記載微子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
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
啓作微子開漢書諱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
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
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
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
嚴莊助爲嚴助干莊爲干嚴殤帝諱隆以隆
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
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
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
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
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
康二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嶽山岳爲山嶽避

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
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惰祖諱忠凡郎中皆
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
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侍中置御史大夫
不置中丞以侍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
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旅賁郎將中舍
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
爲江都唐世祖諱丙故以景宗代之如景科

景冷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皮改
爲猛獸或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
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擒虎爲韓擒武高
祖諱淵趙文淵盡改爲泉劉淵爲元海戴若
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
人如蒸人治人生人冨人侯之類民部曰戶
部高祖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
代出者童懷避當時諱也陸贄曰與理同道

周不興脅從周理韓文策問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曆帝諱旦
張仁亶改仁愿玄帝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
並改爲崇　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
爲崇龕隆山郡爲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
爲鍾陵蘇頲改名源明以著頲爲括　山藥
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二州改
爲蠻州常純改名貫之二純改名處厚王純

改名紹陸純改名質褚純改名濯嚴純改名
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行範程
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敬宗諱弘徐弘敏改
名有功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瀚武宗諱炎
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諶改名損穆諶改
裕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誠曰墻晉高祖
諱敬塘折敬字爲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
宋朝避翼祖諱復折爲文爲苟宋朝高宗諱

搆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曰勾是也加金字鈎高祖是也加絲字絢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諱是也改爲句者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淵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淵是也已上皆臣避君諱也　吳太子和以嘉禾爲嘉興高唐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酖追尊爲孝敬帝廟曰義宗弘文館改爲昭文弘農縣爲恒農韋弘機但爲機李合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　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昆陵封東海王世子之諱也　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鷄夜雊武后諱曌音照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爲重潤劉思照爲思昭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湯秋冨春爲冨陽斬春爲斬陽此避后諱也　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

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諱以字行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憲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爲中奉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　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楊州州人呼密爲飴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　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爲武明王武成縣爲武義縣羊祜爲荆州二呼戶曹爲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　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　而箕子陳洪範曰使差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厥發之詠大誥弗弔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時

滅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其時
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曰克
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　臨文則不
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侯而
書陳侯　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宋書
宋人宋仲幾漢書祀元封詔書有啓毋石之
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字
韋孟詩總齊群皆不諱避高祖諱魏大祖名

名操而陳思王有操日之句曹志植之子奏
譏幹植不強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
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
虎字亦不盡避韓文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
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
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亦
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煩舉
韋顗曰顯暎班序柳文樂曲曰羲和顯耀乘

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郎位表曰以
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
講延英日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爲動色徐曰
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
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
謂正月爲初月餙之衆者爲炊天下以爲嫌
名舊名請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
鄭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
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
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
韓退之辯韓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
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白爲布皓暨
腸爲暨脩漢武名徹不聞諱轍之轍然史記
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韓車轍之轍乎若晉
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嫌諱名也
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

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
宗時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
字或云卒哭乃諱　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
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
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云蓋當時避諱
改爲某字　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宋朝
眞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下畫則爲恒又
犯徽宗旁諱後幷恒字不用而易爲常正用

前例也　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
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爲
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
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鄶稽司馬遷以
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爲孟
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翺祖
父名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茲杜甫父名聞
故杜詩無聞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叙

或改作引曾晉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　史記李斯傳言宮者韓談則談字不能盡避漢書袁盎傳有上名卿衛成公與之同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慶王敬弘皆名裕顙此不能盡避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袁王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至景文亦名或唐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幾　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爲昭王宋明帝或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

父靖學優不仕此猶爲可罪也若桓玄呼人
溫酒此不足責若令愈不避仲卿又何邪　朱
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鑑上言請改
戊巳之戊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
名審沈氏與名而不姓皆諛之者過耳　如
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
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皐高錯爲禮
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父諱皐而

某下就試與及第同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
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
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
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
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
部尚書歸仁晦託第仁澤殷夢唯二至于三
四殷夢歛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
晦始悟巳姓乃殷家諱龜從父也後唐天

成中盧文紀爲工尚書郎中子鄴黍文紀以
父名嗣榮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
雉經而死楊行密父名忠與夫同音改文散
諸大夫爲太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卿至有
與唐寺鍾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猶爲可恠至如劉
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
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遇橋只令
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　至
如唐憲宗戎昱有詩名京兆李鑾擬以女嫁
之令其改姓昱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
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
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
謁贊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右昂二
赴于庭責彥朗曰內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
石非姓右也彥朗大怒昂卽解官去詰其子

日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宣和中
徐申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
已三狀申府未施行徐怒形于色責之曰君
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
犯上者卽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報便當申
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
身死卽休語罷長揖而去徐雖怒然無以罪
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傑其雄

名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兒徐之才和士
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稱
觸生群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
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
畿右之類辭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
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
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閩音稱京爲經乃奏
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從官

韋偉爲相宏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誚其爲南仲丞相幕賓趨父名方乃改姓名方既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于是復改名爲臣山遂指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既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即學即達即下即上更無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耶此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即下學便以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即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无爲揠苗之甚矣故程

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
是卽學卽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眞心夫
眞心不可以識二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學
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
者非也離學者亦非然則夫子
何自而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
矣不曰卽學卽達亦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
以求達而但曰下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圖

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識于言意之中也今
觀洒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能之惟不能達
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之百姓也
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以謂
之但可謂之使由也至于精義入神則自然
上達矣上達則爲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
是以謂之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
謂之曰君子上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

一間曰其殆庶幾況他人哉則夫子之自
莫我知自謂惟天知者信痛悼之極矣蓋世
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是見之爲仁
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雖聖人
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
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
之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
中庸之不可能也非棄之也然則下學者

凡之所同夫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
滿街皆是聖人何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
獨則凡見之爲仁智與日用而不知者總是
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自顏子而下皆
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慨嘆于由賜
之前可得邪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

經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敢則今茲爰立之命乃以委重授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于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為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

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于封國無見于置將
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
胡明仲論晉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
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
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
者曰漢業存亾在俯仰間而留侯于此每從
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
見沙中之聚始言垓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論
用荆公詩漢業存亾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
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則此
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
命輕君看一戮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
此橋邊聽哭聲而坡翁諫用兵之疏云且夫
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凱旋捷奏拜稱賀
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達方之民肝膽塗于
臼丹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
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
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
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勾清涼水冷却秦
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
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
渴之牛急泥濁飲以清冷水寧無所喜項驚
天下以弓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

長秋花寂二臺名思子草茫二尚無人世團
欒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于林少穎武帝
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于京師
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
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不免其始
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挾敗亾
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舜選詩云項羽天
姿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

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當試曉之耶使楚果亾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崔趙公嘗問經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經山曰出家是丈夫事非將相所爲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于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或以爲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爲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于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爵祿爲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于世苟以孔孟

之道求諸已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爲人移孝
悌爲忠順則立身行已之道當然世何稱已
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
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安
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
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
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譬猶責人以
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已之當爲乃君子所
以立身之道非求備于人也
罷潘則溢人滿則喪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
計則不知其爲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
支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氷炭然
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
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爲盜矣

有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
之身外皆敵國至于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
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
信不可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爲
惡如乘駿走坂雖已確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
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
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其于自殺也然知足
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活名之心而不求功
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日潛一爲君子一爲
小人自取如何耳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
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爲
賢者雖疾病不失爲全人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爲戒

爲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況可爲乎孟子答梁惠王有過知悔者不失爲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之言至矣

歟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已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靜吉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卿君子所以脩天爵而人爵從之

木有所養則根本固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養則樂有過則懼君子盡之所爲夜必思之有善則

哉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爲已重者不知利物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
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
着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禽獸
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歲月已徃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
可失爲善則善應爲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

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脩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自
賊人必輕鄙之得天地之至和者爲君子放
温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爲小人故兒詐
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燥火之不能濕
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古之人茅第力田
行着于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之以官其

臨民也安得不愷悌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
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
之人強記多識專于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
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
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
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之
法耳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
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
已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爲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爲不足者鄙
愛身者所以孝于親愛民者所以忠于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
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
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爲善易避爲善之名難不犯人易犯而不校難

涉世應物有以横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
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
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恐懼者脩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二可以免
禍事後而恐懼則悔二可以改過夫知者以
悔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
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羙貊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
詐而可以誠達況夫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
其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
不畏況處八達之衢為萬目所視慎乎所當
畏行乎所無畏可也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讎忍無辱
巧辨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踈寧踈于世
勿悖于道

華藻見于外者謂之文古今積于中者謂之學
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
學所以在德行政事之下
不欺闇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于人
乎不欺其心無愧于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
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
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
也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昧是
非者檢人思憂患者檢身強辯者飾非謙恭
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在自為父子不
相授堯為父而有朱舜子而有瞽瞍堯與
賢易舜克諧以孝難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

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貪賤以道守顏淵是也

俱爲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憂樂

不可同日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

師心雖時同而術異求師問友念于敎子弟

者始于章句中于文采終于利第所謂入孝

出弟汎愛親仁則懵如冥行豈不遠吾聖人

之言乎

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誠能踐履雖 非聖賢之徒歟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綺言巧佞言丱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悖道多欲則傷生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
人惡非仁義也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賤輕諾
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孝于親則子孝欽
于人則衆欽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
之本
爲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匱則慳施
欲長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
非勉強爲善勝于因循爲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
者愚自賊者害多言穫利不如默而無言
寡言少省謗寡欲保身
行担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覆行險途者長而
慎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
憂患爲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

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非天
網踈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
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
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
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
召也
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鏡之體常明

也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而鍾之聲
常存也鏞響聞鍾杵響聞杵不響不聞而耳
之性常在也
未生已前無相有覺爲生之後息暖識三
和合爲命
以忠沽名者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
以潔沽名者汚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鈞名
之具也有一于此鄉愿之徒何足取哉

爲已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
名者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
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人無病
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
用此無他聞見方狹則止乎應變則無窮
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
以是心反之孳孳旦夜自不知爲有餘縱未
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
已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夭或可壽忽人
事者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忿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二安貧賤者休二所以景公千
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
大丈夫以斷爲先
人皆有好生惡死之心人皆爲捨生取死之道
何也見善不明耳
欲去病則正本二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
齊家則脩身二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
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爲交際之道以廉耻爲律已之法游息
于是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
侮盡思患預防之理所以警之四維其可廢
而不張乎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
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
于勞而常休樂生于憂而無厭是逸樂二也

憂勞其可忘乎

古之人脩身以避名今之人脩已以要譽所以

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

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

孝用則知舍則愚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

或失于口惠利近或失于姑息

智大心勞者任力小任重者踣

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于淵

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不欺不吝不陰不強者可與人爲徒

規士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頹俗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

暖衣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讒

接物者疆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滅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

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于君上

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于長

上

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

則孝子忠臣不容見于治世也僕切疑之有

人能克諧六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

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

之亂莫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亾謙柔卑退者德

之餘強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爲孝者有頑父嚚母傲弟人不幸而

有此當克諧如舜不爲甚難顏淵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
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
虛之室物〻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于已者必師掘于已者可役愛于已者知善
而不知惡憎于已者見惡而不見善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
溉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尚耳而況于人
乎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
不臣安可爲之以仁爲宅以禮爲門以義爲
路居處于是出入于是踐履于是安得不謂
之君子
內不溺于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于朋友者
事君必忠人性如水〻一傾則不可復性一

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
禮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善人種德降祥于天惡人種禍貽殃于後
溺愛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已于富貴大丈
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
生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君善責臣者責于冗賤
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害人者毒于虎狼
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
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
庶幾爲君子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

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憎愛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
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爲子弟所累是溺于愛而其受
其誘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二弟
不肖而不能正是納子邪而不知義方之訓
也父兄之罪大矣
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
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徇

豫苟且而爲之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遇亦難孔孟是也

棵棟朽則屋傾賢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士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爲哉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二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爲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

默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爲無識故也

沽虛譽于小人不若聽之于天遺貨財于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無瑕之玉可以爲國罷孝悌之子可以爲家瑞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大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鷦鷯深林一枝之樂也

以己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衆者心勞而怨聚

薄于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
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
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
舟遡于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埶使然
也若馳群馬于平陸集多士于大庭非駿足
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
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
所見陳于君不以犯上爲犯也後世所謂犯
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治名之心務行
其說直前抵訐無忝于世思以爲若能以事
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逆君之志無犯則
不諰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膏澤可下于
民不亦美歟
畋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冒體之奉相

尚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

毀譽雜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效一職行其所當爲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于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于君者不必問品秩

黼藻太平勘定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于君不若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違于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達雖賢聖或可欺大哉所謂爲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爲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致太平非

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為已重者不知立功名
財不難聚也取予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
辨則丕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
不難革也自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
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
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
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
不亦難哉
甲胄之士責以禦侮州縣之吏委以簿書事聖
君而變薄俗病在不爲耳
蘇張通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
難入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
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

徒歎

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于一廛之地乎

堂下遠于千里況于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詳陳之則不待用召山甫而宣王自能致太平也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爲善難爲惡易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于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耳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

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唉
樂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
衆謀則泄
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
媚人二喜與之親不幸而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爲中
傷毒人而人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
不漏也
必尊于事君必嚴于事親必達于天地鬼神必
疎于禽獸之屬一于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
矣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
而財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膚爲已
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

行遍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責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冊楫其猶詢民瘼于
貴遊索珍玩于寒士艱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
不知止者殺身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
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舜耕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聖賢力田見于經
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于敖麥不分豈
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
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致太平以來
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
人深情厚貌毒人不可防閑殆有甚于豺狼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
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
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
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強辨足以惑衆以無爲
有以有爲無者便辟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
欺乎
女相妬于室士相妬于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
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免生之繫庸人假
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
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并心以足其
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遣
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
鵲望而知死生無辜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

命訖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
全天年也耶嗚呼悲夫